

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

今夕住房话变迁

◇董朝霞

“宋瓷女神”



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

宋代是“词”的时代，“宋词女神”李清照的出现把宋词推向了又一个巅峰。宋代更是“瓷”的时代，宋瓷中的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，以其清素淡雅、纯净细腻的美学特点，成为当之无愧的

“宋瓷女神”。

传世孤品宋代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，现藏在大英博物馆。2015年9月30日，在“清谈含蓄——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”上，我第一次和汝窑神器天青釉玉壶春瓶谋面。此次展览除了悉数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汝窑瓷器，大英博物馆还出借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、花式盏托、葵花洗三件重器。

清末，慈禧太后为筹措“庚子赔款”，把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等一批宫廷瑰宝抵押给盐业银行贷款，逾期不能还贷，瓷器被迫变卖。“宋瓷女神”别国国土，漂洋过海，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。

撇口，细颈，垂腹，圈足，柔和变化的弧线，这只诞生在汝州的玉壶春瓶堪称汝窑瓷器造型的经典，宛若一尊温婉简约、典雅神秘的“青瓷女神”。那美、静时有透澈灵动的典雅，动态中有含蓄神秘的幻彩，动静结合，透出一种耐人寻味的雅致，袒露一种无法描述的韵律，折射一种内外由衷的古朴。

玉壶春瓶与酒有关。早在唐代，人们习惯把酒称作“春”，很多酒的名字都带有“春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李白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诗云：“纪叟黄泉里，还

酿老春”。在通行的书籍中都称“玉壶春瓶”是因诗句“玉壶先春”而来，也有说是因“玉壶买春”而得名。唐代司空图的《诗品二十四则·典雅》：“玉壶买春，赏雨茱萸屋。”而“玉壶先春”之由来，有的人认为和苏轼与陶工的民间传说有关，他曾有“玉壶先春，冰心可鉴”的诗句，但遍查苏轼的相关著作，包括诗、词、文、赋都未得见。诗人岑参曾有诗云“闻道鞞川多胜事，玉壶春酒正堪携”，这是目前在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关于“玉壶春”三字连用的情况。诗人很明白地说出了“玉壶春酒”。“古瓶盛酒后簪花，花酒由来自一家”，一句诗道尽玉壶春瓶功用之妙。既可盛酒，亦可插花。

汝窑玉壶春瓶被誉为瓶类中的皇后，从而戴上“宋瓷女神”的桂冠。她是瓷器美学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造型。她从岁月的深处走来，从历史的雾霭中飞出，既有在瓷窑炉炼狱的磨砺，也有深锁宫廷的寂寞、登上大雅之堂的荣光，还有流落异国他乡的忧伤。岁月不曾吸噬她的本色，她依然呈现淡天青色，温润可人。

“数枝梅浸玉壶春”，她质朴却不单调，含蓄表面下流露出高雅风尚，是人类审美情趣集大成者。她的平淡、素洁

绝非只是一种物性，同时也渗透了淡泊、虚静的“人性”，象征了文静雅洁、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。

如此富有内涵之美的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，即使不插花，也能让人闻到扑鼻的花香，听到天籁般开片的音韵。

◇彭忠彦

人物名片



彭忠彦，作家，长期从事汝瓷文化研究与汝瓷题材的文学创作，出版有《乾隆御题汝瓷诗赏析》《汝窑经典故事集》《窑祭》《青精灵》等汝瓷学术专著及汝瓷题材的文学专著，散文《瓷乡听瓷》获全国第二届“古风”杯散文大赛二等奖并被《散文选刊》转载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人间瓷话

徜徉“桃花源”

◇杨沛洁

9月下旬，扔下终日敲击的键盘，放下天天不离身的采访本，我独自拉着行李箱，在凌晨两点睡意正酣的时刻，伴着孤影不离不弃的相伴，踏上了驶向湖北恩施的火车，在南来北往的“人群荒漠”中徜徉。

人群荒漠，这词一闪现出来，就像冥思稿子时突然勾出的令人叫绝的标题，所有的素材便如积木似的向标题灵魂般聚拢，凝为此次悄然出行的主基调。

在当地旅行社组合的全国散客大拼团里，没了熟悉的家乡音，我被人群的荒漠隔离进匆匆的旅途中，秀奇的景区里，赐给我融入山林水草无声世界的机遇，客串成行者穿越进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不乐”的童话世界里。在浓浓地口音的氛围里，在并不陌生的花草山河里，我仿佛被隔离成不起眼的蝴蝶甚至更小的生物，探寻心中的桃花源。

秋日的恩施，气温仍高达30多摄氏度，透亮的天空加密了太阳紫外线的强度，生生把穿长袖的我拽回一个月前。

导游似乎揣摩透了我的心思，契合地把旅游景点设到了可以避暑的恩施大峡谷。我们先乘小火车和缆车至半山腰，再爬到最高处，最后才下探至谷底。

正如这不愿退场的天气一样，景区人流也一直不减。好在被隔离在人流荒漠中的我自带屏蔽功能，只专注感悟山石的成长历程及涅槃变迁。当别人把远处的山装进自己拍照背景的时候，我却痴迷地盯着山的石灰岩体，感悟它从海底蝶化至今的历程；当有人在奇石群沉迷摆各式pose之际，我反而出神地打量石头的表面，甚至将脸贴在石头的皱褶上，试图倾听它在冰川时代忍受刀削斧劈时发出的呐喊。

一柱香景点位于最高处。攀爬到几乎绝望的境地后，我终于登到了观景台。这其实是山体上分离出来的圆石，从谷底一直攀到山顶，俨然佛龛前的一柱香，更像被孙悟空从龙宫里抢走的定海神针。

在喀斯特地貌充斥的大峡谷里，像这样的“分离”故事还有很多……

旅行结束，我重拾键盘，回到熟悉的工作中生活中。此时，我内心澄澈，干劲满满。



玉带碧水唱新歌

◇郭明远

玉带河，过去是流经宝丰城外的河，古称澉水，现在是穿越宝丰城内的河。在诸多文史资料和工具书中，“澉”字源于这条河。

中秋时节，天高云淡，从宝丰城西玉带河与君文路交叉处的大桥东出发，沿着玉带河畔绿树掩映的人行道，迎着惬意的秋风，伴着啾啾鸟鸣，一睹它的古韵遗风，欣赏它的风姿绰约。

宝丰县地处豫西山地丘陵向黄淮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，地势西高东低，春秋时先属郑国，后被楚国占领，建城曰“城父”（城址在今宝丰县李庄乡）；战国秦昭王时，为父城县，属南阳郡；秦王政十七年（公元前230年），属颍川郡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置父城县，仍属颍川郡；东汉时期，贾复（字君文）为平陵王尹尊，前来颍川郡，在今宝丰县城址，择背傍水，面朝文笔山，西望澉水的土岗，垒土筑城，后人称之为“贾复城”，亦叫“金吾城”。“贾复城”东有朝京门，北有瞻岳门，西有望汝门，南有迎薰门。澉水是流经“贾复城”西城门外和南城门外的一条河。

史载，澉水，始发于鲁山、宝丰、石龙区交界处娘娘山一带的将孤山（因将孤山形似圆形的柴垛，也叫谷积山），在今天的宝丰县西部大营镇白石坡、斋公庄一带，由数条小溪汇成河头，迤迤向东，时宽时窄，时深时浅，时急时缓，经现在的宝丰县张八桥镇、杨庄镇，在“贾复城”西门外折向南，约行300米后折向东，如一条玉带盘绕在“贾复城”南门外，后在紧邻“贾复城”东的铁路寨园村旁汇入净肠河，全长21公里，河床平均宽8米，流域面积51平方公里。

《新华字典》“澉”字解释为：“古河名，源出中国河南省，入汝水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卷十一中解释为：“【水部】澉水，出南阳鲁阳，入城父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一解释为：“水出鲁阳县之将孤山

东南流。许慎云：水出南阳鲁阳，入父城，从水，敖声。吕忱《字林》亦言在鲁阳。澉水东入父城县，与恒水合。水出鲁阳北山，水有二源，奇导于贾复城，合为一澉。径贾复城北，复南，击郟所筑也。其水东北流至父城县北，右注澉水，乱流又东北至郟，入汝。”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这条河穿越时空，穿越阡陌村舍，拥抱着宝丰城，浸润着宝丰城，见证了两岸风物变迁，也在水岸宝丰城留下了一串串脍炙人口的故事。

明弘治十二年（公元1499年），时任宝丰县的黄泰见汛期澉水时常危害下游百姓，便号召民众在宝丰西门外向北挖一个沟渠，使澉水与城北的恒水（今宝丰城北的净肠河）相通。一次，黄县令现场巡视时，一人在河道里往左撈泥浆时，泥浆飞溅到岸边黄县令的玉带上。衙役见状，要治罪这个人。黄县令说：“不！不能！他在下面看不到我，是无故之错，不能追究！”并向民工说：“不要怕，好好干！”而后，黄县令擦掉玉带上的泥水，继续巡视。此事即传遍宝丰城乡，成了街谈巷议的佳话。此后，百姓为纪念黄县令清正爱民的美德，把环抱宝丰城的澉水流段称为玉带河。

明嘉靖元年（公元1522年），为方便过往行人，乡民张云在澉水连接恒水的沟渠上建了一座石桥。该桥长24米，宽4米，有12个桥墩，11个拱，拱为青石，雕刻龙首龙尾等形状。此后，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知县袁亮，万历十三年（公元1585年）知县饶大英修建，清嘉庆十六年（公元1801年）巨士姬鬼等分别对该桥进行了重修。如今，走过500多年风雨的济济桥，已成为宝丰县城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石桥。

清乾隆《宝丰县志》载：“玉带河，乃郟注之柏、敖耳。前，明孝宗时黄令泰，改澉水由西城下折而北与柏水（即恒

水，现在的净肠河）合。以其环抱宝丰，名曰玉带。”1980年地名普查，正式把玉带河定为全河之称。

近年来，宝丰县全方位治理玉带河，在玉带河流经宝丰城区的两岸植树种花、修路建亭架栏，使玉带河水清、岸绿、景美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、城区的亮丽风景线。无论是晨曦微露，还是夕阳西下，三三两两的人相聚在这里，或漫步，或低语，或起舞，或歌唱，尽情地享受着玉带河温情地抚慰。

玉带河雕塑位于永济桥东南的空地上，坐西朝东，基座上黄县令身穿朝服，腰系玉带，左手执笏板，右手指远方。黄县令右边，一位蹲身的民工身旁放着竹篮，这位民工后另一人手中握着铁铲，两人一起望着县令所指的方向，仿佛在听黄县令嘱托；黄县令左边，一个民工手握铁铲，顺着黄县令指的方向望去，这位民工后左侧一民工肩挑盛着泥土的竹筐向北走去；再向左，两个民工正在推着装满泥土的独轮车向黄县令这边走来。该雕塑再现了当时治理玉带河的热火场面。

穿过宝丰县城的龙兴路后，玉带河开始变得狭窄，悠悠河水漫行在大寺村、南大街、中兴路、山河路之间的街巷。穿过山河路后，河道豁然开朗，水尤清冽。平静的水面像一面镜子，深情地凝望着四周。清澈的河水里是一排排的绿树红花、亭台楼榭的倒影，如静影沉璧镶嵌在河里；蓝天白云飞鸟的倒影，像是在水底轻盈地滑动；一群群鱼儿潜翔在水中的蓝天下、树丛中、楼宇间……一幅顿空灵的画面，如幻如梦。俯仰留恋，疑是水中有别有洞天。

景在水岸走，人在画中行。那历经沧桑的风物遗迹，那碧波荡漾的河水、林立的高楼大厦、繁华热闹的街市、人们幸福的笑脸……使这座古老的城市透射出一股强大的、充满时代气息的生命力。

参观姜维故里

◇孙高平

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我前往甘肃省礼县的姜维故里。在姜维纪念馆前，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，仿佛又回到了三国战场，又好像浮现出姜维那豪迈而又悲壮的一生。

姜维，字伯约，公元202年出生在甘肃省甘谷县城东南的六峰镇姜家庄。甘谷县在三国时期的名称是天水郡冀城县。据《三国志·蜀志》记载，姜维“孤雏，与母居，好郑氏学。”“以父回替为郡功曹，值羌、戎叛乱，身卫郡将，没于战场，赐维官中郎，参本郡军事。”其父亲在平定羌人叛乱中战死沙场，官府让姜维参军。从此，姜维开始了他漫长而坚韧的军旅生涯。

公元228年，蜀国丞相诸葛亮手书《出师表》后，怀着北伐中原、兴复汉室的梦想，剑指天水，拉开了六出祁山征战的序幕。当时，姜维等人正随天水郡太守马遵陪同魏雍州刺史郭淮外出“案行”（视察）。当蜀兵压境，北伐军连战连胜的消息传来，郭淮决定东行回上邦（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）。马遵怀疑姜维异心，抛弃了姜维等人，连夜随郭淮逃走。姜维追至上邦，被拒之城外，不得已回到冀县，冀县也不放姜维入城。失家，去国，不信任，被怀疑，姜维孤独地站在渭河边，仰天长叹。他最终挣脱了内心束缚，弃暗投明，归降了诸葛亮。

诸葛亮深知姜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派人接回了姜维的老母，并拜姜维为奉义将军，封他为当阳亭侯。这时姜维27岁。从此，姜维便随同诸葛亮丞相身边，情同父子，密如师徒。

公元234年秋天，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在五丈原前线，从此姜维开始崭露头角，他当年被刘禅封为辅汉将军，统率各路军马，晋封平襄侯。在“五虎上将”相继去世、蜀国元气大伤的形势下，他忍辱负重，独立支撑，九伐中原，与曹魏名将姜维、郭淮、邓艾多次交锋，胜多败少，大大改善了蜀国西北的战略态势，逼得司马懿要派刺客入蜀刺杀姜维。在刘禅沉迷酒色、宦官弄权的时，他悲愤难耐，便引兵退往沓中屯田。他就像一株挺立岩石的劲松，独立支撑着西蜀寒冷的冬天。公元253年，蜀汉第三任丞相费祎遇刺身亡，姜维加督中外军事，真正执掌了蜀国军政大权。当时的蜀汉已经是风雨飘摇，无人可用，走向下坡路。这时的姜维进则

的干粘石，室内基本都由地板砖铺成，石膏板吊顶。儿子小的时候，我带他去同事家玩，孩子看见人家屋里锃亮的地板兴奋不已，躺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。他问我：“妈妈，咱家啥时候也能住这么漂亮的房子？”岂止是孩子，其实，我也非常眼馋，自此盖新房成了我最美好的向往。

儿子上中学那年，我们终于建起了自己的小楼，客厅、餐厅、卧室、厨房、书房，应有尽有，面积将近三百平方米。装修后，我们请父亲参观，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，面对生活条件的巨变，父亲无比感慨：“现在盖房不用梁，水泥一浇是平房。二层楼真不少，看看谁家装修得好！”

时至今日，住房条件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。放眼叶县县城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花园式住宅星罗棋布，集购物、美食、教育、休闲、娱乐于一体的品质生活绽放。儿子、儿媳在平顶山市工作，虽然他们各自有车，但是来回奔波毕竟不易。于是，我们又在市区买了新房。新房南北通透，全户型，只是楼层太高，儿子却说：“妈妈，你担心什么？家居高楼不费力，出来进去有电梯！”

只有国之强盛，才有民之富裕。几十年岁月如歌，几十年沧桑巨变，从草房到瓦房，从瓦房到楼房，住房的变迁是一种记忆，更是反映社会进步的历史画卷。